



《同时代人回忆契诃夫》这本太好看的书里,曾在克里米亚雅尔塔的契诃夫家做客的俄国作家库普林如此描述:“整幢别墅都漆成白色,很整洁,很轻盈,有一种非对称的美,用一种很难确定的建筑风格建成,有一座高塔似的阁楼,有几处意外的突出部位,下层有个带玻璃窗的阳台,上层有个敞开放式露台,敞向四方的窗户有宽有窄,这座别墅有点近似现代派,但是其设计中无疑有着某人很有用心、别出心裁的创意,有着某人独特的趣味。”对照白色别墅老照片,库普林的描绘相当准确。

契诃夫请了个初出茅庐的设计师,自己也全程参与。书中好几位朋友回忆,当有人对契诃夫说,别墅建在陡坡上又傍着公路,路上常有扬起的灰尘飘进房间,花园坐落斜坡也很难保持水土,他不以为然:“在我之前,这里是荒地和不成体统的沟壑,遍地石头和野草。我来了,把这片野地变成

了漂亮的文明之地……再经过三四百年,这块土地就将变成一座鲜花盛开的花园……”

卖掉全部作品版权,倾注心血建造的白色别墅,是他生命最后岁月的重要见证。但不读《同时

只爱雅尔塔的花园

余云

代人回忆契诃夫》大约不会明白,契诃夫其实并不喜欢,甚至有点“憎恨”雅尔塔。结核病加重,遵从医生命令迁居后,很长时间他都无法接受“被迫”在南方生活的事实,感到自己是流放在一个“温暖的西伯利亚”。他觉得雅尔塔只是个观光客喝葡萄酒、游泳的地方,他对友人说在雅尔塔闷得像鱼。“你喜欢我的别墅和小花园吗?真的喜欢吗?可这是我的监狱,最普通的监狱,就像彼得堡要塞……”

这时期他给朋友的书信常语调诙谐,却也流露

无聊和忧郁。友人忆述,一般而言契诃夫并不喜欢南方的自然风光,认为它是道具式的,他怀念莫斯科的文化氛围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:“安东·巴甫洛维奇依然没有放弃离开雅尔塔移居莫斯

科的想法。我们面对面详细地谈论剧院的生活,以此来度过漫长之夜。”契诃夫那么关心莫斯科的一切,甚至哪里盖了房子,什么形式谁在建造,他都兴致盎然。那几年,只要身体许可契诃夫就动身上莫斯科,尤其在与演员克尼碧尔结婚后,更经常奔波在雅尔塔和莫斯科之间,哪怕在阴郁彻寒的冬季,哪怕住了几天又不得不颠簸地返回。1900年诞生于雅尔塔的话剧《三姐妹》里,三姐妹呢喃般的“到莫斯科去”“到莫斯科去”,正是作者自己的梦呓。

然而雅尔塔的花园,始终为契诃夫珍爱。

我那代人迷恋过的《人·岁月·生活》作者,生于乌克兰基辅的作家伊利亚·爱伦堡写过一本《重读契诃夫》,书里有这样的叙述:“他是一个狂热的园艺师,他播种花籽儿,移栽花苗,嫁接花木。他在尼斯旅游的时候,曾经担心自家花园里的两棵百合花是否被人踩坏。他在家中恳求家人好好浇灌新栽的果木。在雅尔塔的别墅里,由他栽种的茶花开花的时候,他给在莫斯科的妻子发了电报报喜……”契诃夫在别墅边山



回眸

(油画) 陈金森

不久前,侄女云岚给我快递来一篓铅山紫溪芋头,有五六斤重,个头不大,但粒粒饱满,吃口甚佳,柔软香酥,算得一个好品种。云岚还发来微信附言,说是小时候的味道,价钿便宜云云。这倒勾起了我儿时开始的浓浓芋头情。

在我离开农村之前,我家每年都要种一百多田的芋头。父亲和哥哥精心种植,可收获几千斤芋头。全家从晚秋到第二年开春,或芋头饭或芋头粥要整整吃大半年。可以说,我是吃芋头长大的。

父兄是种田的好把式。我们和叔伯几家种的芋头,总是全村长势最茂盛、收成最好的。每年初春惊蛰前后开始下种。在春风的吹拂下,芋苗日日夜夜,叶柄慢慢长高长阔,大大小小的叶片碧绿油光,像一把把小伞。

夏日的清晨,我拿起鞭子放牛去了。坐在牛背上,放任它在田埂上悠悠地啃草,我则俯视起我家芋田这片绿色的海洋。你看,芋株的叶柄又长又肥,嫩绿的,紫红的,像伞柄一样巍巍向上。叶子铺开,似一把把蒲扇,又像一面面盾牌,摇曳着发出轻轻的沙沙声,可谓接天“芋叶”无穷碧。微风吹过,芋田一片滚

滚绿浪,叫人心潮起伏。还有,那叶面上颗颗露珠晶莹剔透,在阳光下一闪一闪如同珍珠,散发出耀眼光彩。

白露前后,就陆续有人家开始吃新芋了。锄新芋对我们孩子来说,有点像过节似的。一铁搭下去,扒开芋株周边的泥土,

新芋有味

史德保

一窝根须相连、大小不一、红赭相间的芋头就亮在你眼前了。一个大母芋周围,紧紧挨着五六个甚至七八个、十来个子芋、孙芋,它们不离不弃地抱在一起,享受着阳光雨露,安静地度过了好长一段时光。今天,它们要回馈主人的栽培了。父亲一连锄了五六棵,母芋、子芋装了满满一篮。新芋皮薄肉嫩。母亲把它们洗净后,放到舂米的石臼里,用擀面杖上下捣揉,一会儿芋头皮就脱光了。经水一冲洗,这下它们才露出了真面目。球形的、椭圆形的、卵形的,一个个洁白如玉,有的白里透红,犹如刚出浴的处子,清新明亮,婀娜多姿,摆出诱人的曲线美。人们往往以为芋头土头土脑的,其实它们外粗内细,外拙内

美,只是不轻易外露而已。今天的晚餐,是妈妈的一手好厨艺,葱油芋艿。热气腾腾,油光鲜亮,满满的一大盆。主食是一人一碗清汤米粥。爽!绵滑糯香的芋头,清薄的白粥,十分相配,让人吃得舒心提神。

秋收秋种后,天气转凉,农活也少了,冬闲就要来到。母亲开始要改变餐饮结构,根据她的治家之道,富不忘贫,饱要想饥,一天一顿白饭的日子少了。煮芋头、炒芋头,最常见的是芋头咸粥。一大锅水放一把米,倒进半篮子菜,外加一点黑豆黄豆之类,当家的是大把连皮芋头。母亲手艺好,咸粥烧得津津有味,母亲还说“三烤咸粥四烤面”最好吃。但几乎天天见,餐餐吃,一餐吃不完,第二天加热再吃,这就让人倒胃口了。芋头在我碗里,看着讨厌,龙涎牛乳似的美味,统统九霄云外去了。

新芋为什么吃得那么扎劲?那么有味?当然在于它的新、嫩、鲜,但更重要的是,经过一个漫长夏日的高强度劳作和清苦的生活,一直忍饥挨饿,终于得到一次补偿,美餐一顿,绝对是美妙的享受。可见,只有经历过饥饿和苦难的人,才能深知芋头的美味。

坡上种了百多种树木,有柏树、杨树、雪松、柳树、木兰、丁香、棕榈、桑树和山楂、桉树等。开花时的苹果树和樱桃树最让他欣喜,望着粉白苹果花,他眼中流露温存和幸福。而“一扇敞开的窗户,一枝盛开粉白色花朵的樱桃从花园伸进房间来”,是他对《樱桃园》的最初想象。他一生钟情玫瑰,妹妹玛丽雅·契诃娃说,他在雅尔塔栽种的玫瑰有一百多株。他还养了两头腊肠犬一只灰白仙鹤,每当修剪玫瑰枝条,依恋主人的仙鹤都伴随身边。

爱伦堡认为,园艺不单纯是契诃夫的一种嗜好,从树木花草的生长中,他强烈地感受到对于生命的肯定。也是上戏校友的北大艺术学院教授顾春芳去年出版了《契诃夫的玫瑰》,这本特别的传记,以“玫瑰”为线索,“园丁”为视角,重新勾画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最后一位大家契诃夫的一生。

热爱生命的人才热爱花园。“中国最懂契诃夫的人”童道明曾说:我心软,所以容易走近契诃夫。心灵中有灿烂花园的人,不会阴谋设局挑动恶斗,不会发动血腥战争制造人生命惨案。2022年春天,莫斯科郊外梅利霍沃庄园,黑海之滨雅尔塔别墅,百多年前契诃夫着迷侍弄过的两座园子又草木葱茏繁花似锦,可战乱与瘟疫何时罢休?

很喜欢这句话:战争是对文明最残暴的践踏,而文学,是在废墟上播种玫瑰。



有一句坊间俚语笔者听了三十多年:“要吃苦去旅游,要生气看足球。”近年来,随着旅游大气候的改变,一些深度、休闲、民宿、自由行和邮轮等旅游产品的推出,只要选择得当,旅游和吃苦的联系不再紧密,而且可以成为一种惬意的享受了。

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,中国队和新西兰队那场附加赛,我至今记忆犹新!当年,中国男足几乎是半个身子已经挤进世界杯决赛圈了,只不过缺少经验和被人算计而出局!那时的运动没有现在这么多样化,足球在民间非常普及。记得我工作的吴泾化工厂不仅厂里有足球队,而且我们车间的两任支部书记,竟都组织过青年职工利用业余时间借了厂技校的5人足球场进行足球比赛。在一次比赛中我还一人攻进了2个球。这既锻炼了身体,又增加了快乐,更普及了足球!人说“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”,但我们的足球这么多年过去,似乎仍在“河东”溜达。

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开始,每次看足球居然都以生闷气结束,因为中国男足热身赛、商业赛、邀请赛打得风生水起,等到要出线的关键之战却总是缺了一点运气,不是“黑色三分钟”,就是“给中国队的

对侦探有兴趣,始于童年。母亲给我讲有点悬念的故事,如程小青“霍桑探案”。少年时在地摊上淘到一本《四签名》,如获至宝,大为惊叹那个土著小矮人,竟是神秘的凶犯。由此,对福尔摩斯入迷。

上世纪60年代中期,我有幸担任卢湾区图书馆书评组组长,得以进入书库,阅读二三十年代的《大侦探》《侦探世界》,一饱眼福之际,知道了陆澹安、孙了红、赵哲狂的大名。

80年代,世界各国侦探小说涌入,柯南道尔的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》,爱伦·坡、艾勒里·奎恩、莫里斯·勒勃朗、阿加莎·克里斯蒂、乔治·西默农和大量日本推理小说。我见一本买一本,至90年代中期,已拥有六百多本世界各国的侦探推理小说。于是,我突发奇想,编一本《世界侦探小说大观》。

经过一年,这本收入15个国家、128位作家、67万字的大观如愿出版。在前言中介绍了侦探小说的发展、起源和各种流派,以及侦探小说的风格与各国主要作家。

在浏览和研究这些侦探小说家的第三年,我终于完成了29万字的《世界侦探小说史略》,阐述了侦探小说雏形与由来,

介绍了欧美侦探小说、日本推理小说、苏联反特小说与中国侦探故事的特点,还对侦探文艺艺术作了探索。

开始读侦探,因其扑朔迷离,觉得好玩,后来花了好几年时间研究侦探小说,柯南道尔、阿加莎·克里斯蒂与松本清张、森村诚一的作品成为我的最爱。读书之余,我走上寻踪侦探小说家之旅。

2002年初夏,我搭乘从开罗至卢克索的东方快车,在车厢里兴奋地环视四周,这列东方快车虽比大侦探波洛乘的东方快车简陋许多,但毕竟让我过了一把瘾。而后我搭乘尼罗河的游轮,至阿斯旺,三天的游程让我饱赏了尼罗河两岸的旖旎风光。船至阿斯旺,我叫了辆出租车,直奔老瀑布饭店。由公关经理萨迪克陪同参观了阿加莎·克里斯蒂住过的房间,“侦探女王”在这间80平方米的豪华套间中写下了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等十几部轰动世界的侦探小说,我坐在她写过的写字台前踌躇满志,萨迪克为我拍摄照片。他说,老瀑布饭店住过很多名人,现已保留下来,不再供游客住宿。

寻踪侦探之旅走向日本。在福冈北九州市找到了松本清张纪念馆,这位写下700多部推理小说的侦探大家的纪念馆分三层,建筑面积3400平方米,全方位介绍他的创作轨迹与代表作。在熊谷市立图书馆,找到森村诚一文学馆,这里陈列着他不同时期的写作照片和代表作,这位年近九十的老人是《人证》的作者,我已收藏他近30部中译本推理小说。在纪伊半岛的小巷里,我寻访到江户川乱步文学馆,这位“日本推理小说之父”的文学馆是私人创办的。而位于神奈川的西城京太郎纪念馆则气派很多,一幢白色三层小楼,大玻璃柜内陈列着铁路与火车模型,因为作者是位以铁路与列车为主题的“铁路悬念小说家”。

岁月不饶人,实地寻访侦探,只能在梦里。每晚听侦探小说,已成舒心的陪伴。

岁月不饶人,实地寻访侦探,只能在梦里。每晚听侦探小说,已成舒心的陪伴。

岁月不饶人,实地寻访侦探,只能在梦里。每晚听侦探小说,已成舒心的陪伴。

岁月不饶人,实地寻访侦探,只能在梦里。每晚听侦探小说,已成舒心的陪伴。

芦苇

曲令敏

芦苇,俗名苇子。上学的时候,语文老师带我们去校外上作文课,在流水汤汤的桐河

边,他们让我们观看从生在河间沙洲上的苇子。那苇子刚开花,紫色的花穗泛起一层缎光,苇叶青青,茎秆迎风摇摆,太阳偏西了,高岸,沙洲,河波,映衬着那一丛苇子,我们看得入迷。在这饱满充盈的静默中,老师说:“记住了,这就是诗情画意,它会出气儿,会动,谁要是能把它写活,就厉害了……”这是我对苇子最早的记忆。

“一苇以航”的寓意太沉重了,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。”这才是芦苇在《诗经》中最美的意象。而达摩禅师的一苇渡江太神奇、太飞扬。法国科学家莱士·帕斯卡有一句名言:“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”,他这是在赞美人,也是在赞美芦苇,会思想,就是美好的。唐代诗人翁洮的那首《苇丛》说得好:“有花皆吐雪,无韵不含风。”

苇子喜欢水,无论是水塘、水沟、水渠,野上几年,差不多都会会长苇子。苇子比蒲草强势,二者共生一处,没人管它,要不了多久,苇子就把蒲草挤没了。哪怕是在海拔数百上千米的山坡上,只要有湿地,也会长苇子。我曾经在千余米高的山坡采石坑里见到过一丛高大的苇子,又肥又壮,差一点儿没认出来。

在乡间,这棵水生大草很实用。芦笋是美味好菜。芦秆刮成篾子,织芦席可以卖钱。芦穗可以扎扫帚,扎刷子。芦花鞋,穿在脚上保暖又结实,踏雪不湿脚。

时间不多了!”主教练换了一茬又一茬,我们也在电视机前蹉跎老去。有时在荧屏看到足球快要出底线就缺最后临门一脚时,我甚至会情不自禁地狠狠伸出右脚,妄想帮忙踢一下、捅一记、垫一脚,老婆都在旁边为我着急。

最近的卡塔尔世界杯,我这个“伪球迷”又过了一把足球瘾。从开幕式、揭幕战开始,天天到点看电视直播的足球,特别是沙特阿拉

伯对阿根廷、日本对德国这两支亚洲队对原世界杯冠军队的比赛,从落后到追平,到最后反超,那真是紧张到了极点,其中的刺激和兴奋无法比拟,人也弄到深更半夜还睡不着,第二天再在电视上利用回看功能欣赏精彩瞬间!

中国男足虽然缺席,但本届世界杯上,随处可见的中国元素大放光彩,让我们参与感满满!

后来了解到,1.1万多平方公里、面积相当于合肥市的卡塔尔,为办好这届世界杯投入了巨资,单地铁就造了三条,打破了卡塔尔整个国家没有一寸地铁的历史,其中的两条地铁就是中国企业设计和建造的。更让人瞠目结

舌的是卡塔尔世界杯上不仅大大小小的吉祥物、纪念品、软装、照明、旗帜、大力神杯的摆件和抱枕等都是“义乌制造”,世界杯主场馆卢塞尔体育场也是中国承建的。因为卡塔尔当地十分干旱,水是很珍贵的东西,在沙漠深处修建超大蓄水池,难度极高,为了满足世界杯期间众多人口饮水的问题,中国参与了卡塔尔供水工程的建设,每座蓄水池容量为50万立方米,可以提供200万人一天的用水,是目前世界上单体最大的蓄水池。难怪网友们调侃:“中国除了中国队没去,其他都去了卡塔尔世界杯。”我为中国足球队没能去世界杯而遗憾,却为中国设计、中国制造能在世界杯上展现实力而感到欣慰和骄傲。

随着体育强国建设壮丽图景的徐徐展开,体育正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,我相信,将来,我们一定会在世界杯上看到中国男足的身影。到那时,我们可以骄傲地说:“旅游不吃苦,看球不生气。”

不满于当观众,上场踢一脚才过瘾。

十日谈

我的世界记忆

责编:徐婉青